

第一章 巴蜀赤子心

清光绪年间，四川东北部仪陇县境内，连绵不断的险恶群山、卵石裸露的近乎干涸的河道……正值秋末。山坡、谷内零星散乱的农田都龟裂着，稀疏的玉米杆儿细如谷苗，茎叶干枯、东倒西歪地在风中撑持。又是一个颗粒无收的灾荒年景。两只蜥蜴趴在干裂的岩石上，鼓着垂死的眼，嘶嘶喘气。大群乌鸦突然从山后惊起；‘哇哇’地缭乱了阴沉的天。一条古老、荒凉的驿道从山那边蜿蜒而来。影影绰绰的黑色人影，裹着灰黄的烟尘，虫蚁般移动着。隐约传来哭喊声、怒骂声。

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，黑瘦而结实的身体半裸露着，倚在山坡间一块岩石边。他半蹲着，双手托腮，浓眉下，一双明澈而迷茫的大眼睛，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世界。脚下，有一束拾来的干柴。身边是满满一篮刚打的猪草。

驿道上的人群渐渐近了，扶老携幼的灾民迤迤而来，呆滞的眼光、绝望的神色，麻木地迈动着的脚步。一队苦役犯被几个骑马的兵丁驱赶着，背上驮着沉重的盐包，咻咻气喘，一步一晃、艰难地移动着。他们的脚上带着铁镣，血迹斑驳。有的脚杆已经腐烂变黑。

一个苦役身体摇晃了一下，突然栽倒。大盐包随之砸在他干瘪的躯体上。一缕暗红的血，从半张的干裂嘴角流出。皮鞭在他

头上、身上呼啸起来，立时抽出道道血痕。马上的一个家伙破口大骂：“日你娘！抗粮不交、欠税不还，还装死耍赖？！抽死你！拍个蚂蚁！混蛋王八，滚起来！给老子快走！”被抽的苦役一动不动，半睁着灰色的眼。他的头上、背上、伸开的胳膊上，鞭痕累累，鲜血淋漓。皮鞭仍在呼啸。苦役们都停下脚步，虽弯腰屈背驮着盐包，但侧视的眼光中已含了拼死的仇恨。

突然，灾民群里的一个女孩挣脱父母，跑到昏死的苦役身边，极力搬移他身上的盐包。皮鞭抽在女孩身上！道边那个男孩跑了过来，与女孩一起搬移盐包。

那个家伙轻蔑冷笑，用鞭梢点着男孩的脑门儿：“谁的裤带儿掉了，露出这么的东西？”男孩挺胸抬头，怒视：“干啥打人？”

马上家伙盯着男孩：“哟，浓眉大眼——挺精神的娃娃嘛！好，好，大爷也不让你白充一回好汉！”话音未落，一记皮鞭已狠狠抽在男孩脸上。所有苦役、老少灾民无声地围了上来……兵丁们紧张起来，抽刀、端枪，厉声威喝。

人群默默无声，站紧了些，仍向兵丁靠近。有人搀扶起昏倒的苦役，喂他水。为首兵丁脸色发白，向人群头顶开了一枪。人群不再前进。有人露出害怕神色，想撤身躲开。

兵丁们的气势顿时嚣张起来，又冲人群上空连开几枪。灾民恨恨地散开了。为首兵丁大发淫威，鞭子更狠地抽向苦役们，驱赶他们继续上路。临走，冲男孩喝吼：“滚一边去！天生的土匪崽子！”

男孩怒视着远去的驮盐队伍。额头上鞭痕渗出血珠。

——孩子的手，轻轻地替他擦拭着伤口。两个孩子的目光对在一起。

男孩：“你，逃荒的？”

女孩：“嗯。你呢？”

男孩：“我家就在这儿。瞧，就那儿！”男孩手指路北山角破败的一处农舍。

男孩：“到我家歇歇脚、喝口水么，我娘可好呢。”

女孩刚要说什么，被已经走远的大人呼叫：“妮子，走啦！”

男孩：“你叫妮子？”

妮子：“嗯。你呢？”

男孩：“狗娃。”

妮子：“狗娃哥，我走啦。”

狗娃：“再过来，就找我！”

妮子一家渐渐走远，消失在灰黄的山道尽头。狗娃呆呆地望着苍黄的世界，褐色的瞳孔中，罩上了挥抹不去的阴影……山野间，十岁的马娃、八岁的牛娃背着大捆的柴禾，汗流浹背地走来。发育不良的赤裸的脊背。破旧的短裤头上一层层补丁。

马娃说：“牛娃，歇一下。”牛娃把柴甩到地上，长长喘了口气，用臂肘一左一右地擦拭着脸上的汗水说：“饿得真走不动啦。”马娃也放下柴，弯下腰，把弟弟的柴分出大半儿捆到自己的柴捆上。牛娃：“哥，你干啥，我能！”牛娃重新平分两捆柴。马娃说：“犟牛，逞啥能？”牛娃刚要说什么，猛地一声大叫：“野鸽子！一只饿软了的野鸽子在山坡草石间蹒跚地摇晃着”。牛娃兴奋地从腰间掏出弹弓，悄悄蹲身，捡一颗石子，夹好，瞄向鸽子。马娃趁机把弟弟的柴又捆在自己的捆上。一声哀鸣，鸽子被打中了。牛娃欢呼着大跳起来，扑了过去，双手抓住鸽子。牛娃大喊：“哥，抓住啦，抓住啦！！”驿道边的山坡上，狗娃仍在出神。身后走来两个哥哥。马娃：“狗娃，回家吃晌饭了。”

牛娃大声喊：“有好吃的，打牙祭喽！”

狗娃回身：“二哥，啥好吃的？”牛娃展出捧在胸口的鸽子细看；鸽子受伤的翅膀渗出殷红的血珠，圆圆的眼睛望着狗娃，哀

哀地‘咕咕’着。

牛娃高兴地说：“回家，杀了它，今天就有肉吃啦！”狗娃愣愣地望着鸽子。马娃着急地说：“走，快回家。”

狗娃大声喊道：“不许杀它！”

牛娃生气地说：“你傻瓜？一年没吃肉了，你不想？！”

狗娃更大声叫：“就不许杀它！！”

牛娃：“哥，你看狗娃！”

马娃看看牛娃，又看看狗娃说：“先回家，听娘的。”三个孩子向家归去。

一座多年风吹雨打、将近坍塌的老屋。北房三间，房顶上的灰瓦已经残破不堪，夹杂着丛生的蒿草。原色木门破旧龟裂。东西厢房更其破败，稻草铺顶，没有窗子，全靠屋门进光。所有墙壁都用黄泥巴涂抹，毫无粉饰。院内散放着简陋的农家器具。院角有一猪圈，从栅栏门可见一只尚未长成的瘦猪。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，扭曲着面孔，正咬牙切齿地抡着铁斧，疯狂地砍着一架木犁。他喑哑地吼着。院内，木屑纷飞，像片片纸钱。北房堂屋内，靠北墙一座龛橱，里面供着些发黑的祖先牌位。泥塑的观音像摆在龛橱前面的条案上。堂屋正中，放着张粗糙破旧的八仙桌。一家之长朱邦俊六十岁左右，干瘦的身材，满面沧桑。长子朱世连四十岁，忠厚老成。老三朱世和、老四朱世禄二十岁上下，都是安分老实的农家子弟。四个人散坐在桌边，表情呆滞。

朱邦俊的老伴站在屋角，连连叹气，不时撩起衣襟擦眼角。大儿媳刘氏默默地进出，摆着饭：一盆用清水煮过的薯叶，一篮黑灰色的薯面加野菜蒸成的干粮，一个小碟内，放着蚕豆大的两块发灰的岩盐。二儿媳钟氏从灶间露出即将临产的重身子，用围裙擦擦眼。望着几近癫狂的丈夫、老二朱世林，欲哭无泪。

三个孩子一路争着什么，向家门走来。狗娃双手抱着那只受

伤的鸽子。

狗娃一进门就喊：“娘，我们回来啦！”

牛娃几乎同时地大声说：“娘——我打了一只鸽子呢！”

来到院内的孩子立时被父亲的模样、举动吓呆了。只见那架木质犁身已被砍断。朱世林满身木屑，一脸狰狞，仍在抡动斧头“嘿嘿”地发狠。充满血丝的眼中，似乎有一个即将爆炸的世界。三个孩子的目光不由转向娘。娘示意他们赶快绕过父亲、躲进堂屋。

堂屋内，光线昏暗。爷爷和大伯、三叔、老叔如泥塑。奶奶一言不发，伯母不知所措地站在墙角。三个孩子从娘的身边，轻轻进入堂屋，躲到里间。钟氏来到孩子们面前。

牛娃悄声问：“娘，我抓了只野鸽子，杀了吃肉吧？”娘看看紧护在狗娃怀里的鸽子，又盯住牛娃：“这野鸽子多可怜呵。”

牛娃天真地说：“真的，它饿得飞不动，让我打住的！”狗娃说：“不能杀它！”牛娃从狗娃手里夺过鸽子：“一年没吃过肉，你不想？”狗娃失声大叫：“不能杀它，它也饿！！”

娘低声道：“轻声！”三个孩子仰头，看住娘的脸。娘叹气，摸着狗娃的头叹息着：“也是条生命呵……降在这世上，也就吃了不少的苦……”

牛娃：“那——”

娘看住牛娃的眼睛：“它伤害过谁么？”牛娃低了头。狗娃激动地仰望着娘。

“记住，不能伤害这世上的灵性——除非它先伤害了你！”娘的脸色很沉重地说。三个孩子齐声：“记住了！”

钟氏与孩子们来到堂屋。牛娃把鸽子举到爷爷眼前。爷爷摇头、叹气，挥挥手说：“这野鸽子饿得飞不动了，放了。”

狗娃说：“我想养着它。它身上还有伤呢！”爷爷问：“拿什么

养人还没得吃呢乖娃，放了。’狗娃说：“怕要饿死呢！”

爷爷闭了眼，半晌不说话。两颗老泪从眼角溢了出来。喃喃自语着：“生死，就凭老天爷吧……”

这时候，院内爆起一声吼：“我日你娘！！”屋内人们一惊，向外看。

院内，斧柄断成两截。木犁架已四分五裂。朱世林猛地蹲在地上，双手抱住头。钟氏走出来：“他爹——”朱世林一动不动。爷爷叹口气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吃饭吧。”大家默默地吃饭，啃着黑灰色的干粮，就着清水煮的薯叶。偶而用薯叶抹一下盐巴。屋门一暗。走进一个人：“吃得好安逸哦！啥子吃食，让我也打打牙祭嘛！”

此人四十来岁，长袍、瓜皮帽。爷爷朱邦俊忙起身：“大管家来啦快坐、坐！”大伯朱世连愤愤地说：“啥子吃食，田里啥也没得收，才秋天，就吃这个！”管家眼睛一斜：“朱老大，佃田交租、欠债还钱，可是千百年的规矩。你跟我哭啥穷么！”大伯：“租子不已经交了？欠的钱么……就再容些天吧。家里实在……”管家冷笑：“租子交了，你按哪年的皇历交来，再容些天，我容你，谁容我？”

爷爷一惊：“怎么？又要涨租子？”管家歪靠在门旁，说：“水涨船高嘛。眼下这年景，你活、东家也得活不是？”大伯一听急了：“可这家里，已经快没得活了嘛！”

爹阴狠着脸，站到管家身边。娘紧张地跟进来。管家瞥一眼钟氏鼓起的肚子，冷笑：“养着肥猪，吃野菜——要啥子把戏哟！”爹满脸杀气，逼向管家：“狗日的，来干啥？”

管家：“收租。讨债。干啥？”

爹：“要粮没得，要命——有得！”

管家：“朱老二，你敢抗粮不成？”

爹：“抗，又怎样？”

管家大声：“好你个朱老二！想造反！——就不怕王法？”

爹挥拳：“我就先撕了你这王法！”

爷爷怕事情闹大了，赶忙厉声说：“老二，给我出去！”爹被娘劝、扯，大跺脚，恨恨走了。爷爷一再向管家说好话、求情。又答应把那口猪牵走，作为东家添孙子的贺礼。

站在一旁的狗娃胸脯气得鼓鼓的，双眼瞪着管家一张一合、黑臭的嘴。

管家：“不是我，也不全是东家跟你朱家过不去。灾年，没收成，眼下摆着的。不到不得已，东家能难为你们。说实在的，东家还得靠你们佃户养着呢，谁爱抓破脸？”

大伯：“那还加租！”

管家：“是皇上要，谁敢不给？”

大伯：“皇上？”

管家：“可不是皇上。皇上要娶媳妇，皇上要修花园儿，皇上要给老佛爷作寿，皇上要跟洋人交朋友……你们说，啥处不要钱？！你们不给，哪个给？”

屋内静寂。牛娃看着马娃。爷爷、大伯无话，苦着脸。

突然狗娃一声喝问：“皇上是哪一个？”家里人失惊。管家也吃了一惊：“什么？”狗娃怒发冲冠地说：“我不认识他，凭啥跟我们家要东西？！他娶媳妇、摆阔，关我家啥事？”管家高声：“他是皇上！”爷爷胆怯、低声说：“狗娃，快别胡说！”狗娃理直气壮：“那家伙给我们啥好处来？凭啥给他东西？！我知道他是谁？！就不给！！”

管家大惊失色，继而杀气腾腾：“反了！反了！一家要反了！你们就等着！！”管家摔门而去。临出门，又折回来，到圈里牵走了那只还没长成的猪。院内，朱家众人僵立，仿佛有一场大祸即将降临一般。

阴云遮没天日，院子灰暗下来。一股冷风，卷起尘沙，在院中，像条立着蛇，幽幽游移。娘双手按在狗娃两肩上，弯腰，看住儿子浓眉下的眼睛。娘发现狗娃额上的鞭伤：“谁打的？狗娃恨恨：“一个欺负别人的兵！”娘嘱咐着：“记住，平时不要惹事。可事要找上来——就不怕事！”狗娃坚毅地望住娘的眼：“嗯！”

院内，空静无人。灶间里，娘支撑着重身子，为全家人作饭。狗娃在旁边，帮着烧火。“娘，那皇上到底是啥家伙，怎没找我打来？”狗娃不解地问。娘笑笑：“皇上嘛，天边儿的一个老头子，欺软怕硬的。再说，他又没理。”狗娃挥挥小拳头：“哼，他敢欺负人，我就揍他！”娘又笑笑：“是娘的娃。可外边，不要乱讲！”狗娃：“为啥？”娘点了下儿子的额：“哪这多为啥、为啥，长大就知道啦！”狗娃：“那，我啥时才算长大？”说罢站起身，用手摸门框：“要长这么高？”娘说：“长大长不大，不只凭个子，要看心！”

狗娃“噢”了一声，若有所思。

娘在搬笼屉时，突然弯腰，捂住肚子蹲了下来，疼得直皱眉。狗娃急忙向前扶娘，大声说：“娘，你咋啦？”“没啥。狗娃，你出去耍一耍。要碰见大娘，叫她回一下。”娘说。

狗娃跑出家门。在外面碰到背柴的大娘。叫道：“大娘，娘叫你回一下。”大娘慈爱地拍拍狗娃身上的土：“啥事，娘肚子疼。”狗娃说着，眼眶红了。大娘一愣，赶紧向家走去。狗娃紧跟着走。大娘拍下他的头：“你要去吧！”狗娃：“那娘——”大娘笑道：“娘要生娃娃，你瞎操啥心？”狗娃兴奋：“真的？”大娘：“喜欢弟弟？还是妹妹？”狗娃眨眨大眼：“妹妹！”大娘：“小东西，等着吧！”狗娃跳着跑去：“我有妹妹喽，要有妹妹喽！”

山道上走来一个老汉，挑着两大捆粗柴，手里提着嘎嘎叫的老母鸡。

狗娃：“张大爹，你干啥去？”

大爹恨恨地：“东家孙子办满月，给那孙子送礼去！你家没去人么？”狗娃：“我家的猪给拉走了！”大爹叹气，走过去。牛娃从后面走来：“狗娃，东家门口放鞭炮，看看去！”狗娃正生着气，但他毕竟是个孩子，他还不懂更深的道理，只知道自家的猪凭什么让东家拉走，但终于经不住二哥拉扯，加上好奇，也随之而去。

一路上，不断见到勉强给东家——大地主“丁阎王”送礼的佃户们。

丁家大门外，张灯结彩，鞭炮乱响。不时有长袍马褂、骑马的家伙来到。一乘蓝呢轿里，钻出个肥头大耳的家伙，顶带花翎。门里迎出丁阎王，哈腰作揖，一副巴结相。

丁阎王的儿子、不过七八岁的丁拐子，摇头晃脑地在门外拐来拐去，向看热闹的大人、孩子吐痰、撇嘴，摆威风。远远靠在一棵大树下的狗娃、牛娃，恨恨地盯着丁拐子。

大门内，传来一阵又一阵凄厉的猪叫。牛娃牙关紧咬：因为他分明看清楚，那只任人宰杀的正是自家的猪！

狗娃一把从牛娃身上拔出弹弓，说：“我非教训丁拐子，”牛娃说：“咱一块儿打！”两兄弟一起拉弹弓，瞄向丁拐子。丁拐子正要踢打一个拣未爆鞭炮的小孩。一颗石子儿击来，丁拐子立时双手捂脑壳，“哇哇”地露出软蛋相。狗娃、牛娃相视，解恨地笑了。

就在这时辰狗娃家的西房内传出娘的阵阵呻吟。狗娃从外面回来，听见大惊，忙向里冲去。大娘把他拦了出来。去。没你的事！狗娃只好站在院内，不知所措地望着西屋紧闭的木门。娘一声痛苦的大叫。狗娃刚要向里冲，紧接着传出响亮的婴儿啼哭声。门外传来大娘的声音：“好了，生下来啦！真是个小妹妹呢！”狗娃高兴地跳起来：“我有妹妹啦！有妹妹啦！！”

这时，身后一声阴沉的低吼：“滚开！”爹大步闯进屋内。屋内一阵令人恐怖的撕扯声。娘声嘶力竭地一声哀嚎：“我的孩子！”

婴儿的啼哭声嘎然而止。一阵可怕的沉寂。接着传出娘与大娘凄惨的哭泣。

狗娃怕得很,感到屋内一定发生了什么事。只见爹一脚踹开屋门,提着一个破布包,向院外走去。

狗娃跑进屋内一看:土炕上的娘已半昏迷,身下血迹淋漓。炕下的瓦盆里,血水还泛着热汽。大娘跌坐炕下,哗哗地流泪。

——孩子,不见了!狗娃立刻明白了什么,转身追了出去。

山角一处干涸的河道,乱石嶙峋。一个小小的砂石堆。

藏在附近的狗娃,待爹走远后,扑向这里。双手流着血,终于扒出那布包,慌忙打开——一条小生命,早已消失。狗娃慢慢站起身,浓眉下的大眼沉沉地望着残酷的世界。狗娃猛地举起双拳,冲着人间大喊:“我恨你——!我恨你们——!”

夜晚,狗娃痛苦地回到家,阴沉地握着双拳。北房、东屋里,死寂。院内一片悲凉。狗娃站在坟似的院子当中,一动不动。西屋里,娘幽幽的抽泣声阵阵传出。一声重重的响动。紧接着,传出用头绝望地撞墙的声音。西屋的墙土片片震落。

就听娘说话的声音:“男人不能跪。快起来!我还算什么男人?连孩子都养不起,我还算个人么?留这条命还有什么用?”娘说:“这是命,怪他来的不是时候……不怨你。”娘说着,又哭了起来。

狗娃跑进屋,扑到爹娘怀里,也哭起来。

娘昏迷在炕上,面色青灰。奶奶、大娘相对流着泪。大娘说:“有点正经吃食,就好了。”狗娃一声不语,转身向门外跑了出去。

秋末冬初的冰冷的河中,衣裤单薄的狗娃在摸鱼,手脚通红,几处裂出血来。那只鸽子‘咕咕’地随着小主人,在河边移动。狗娃终于抓到一条小鱼,高兴地直起身来,举给伙伴看。鸽子扑扇着翅膀,向小主人祝贺。这时棉衣皮帽的丁拐子,带了两个皮

衣皮帽的孩子走来。

拐子：“你个野小子，敢在我家的河里逮鱼！”

狗娃：“你管得着么？”

拐子：“这是我家的河！”

狗娃：“这鱼从上边游下来，又不是你养的。凭什么不让逮？”

拐子：“就不让！”

狗娃轻蔑地看了拐子一眼，继续弯腰摸鱼。拐子在那两个县城来的少爷面前想露露脸，心想，他种我家的地，就跟我儿子一样。看我管教管教他！拐子从地上搬起块石头，向水里砸去。河水溅了狗娃一身。三个家伙得意地大笑起来。狗娃要发作。想了想，忍下了。抹下脸，继续摸鱼。拐子越发得意，跳到河边，使劲踹了狗娃一脚。狗娃没防备，跌在水里。拐子跳脚大笑：“落水狗喽！看落水狗喽！”

那两个小子也扔石头，砸起水中的狗娃来。狗娃挺直了身，怒视三人：“娘说，不要惹事。”拐子：“看你也不敢！”

狗娃：“娘还说——事找上来，就不要怕事！”狗娃猛地跳上岸来，抱住拐子。被抱离地面的拐子失声大叫：“你要干啥 放我下来！”狗娃把拐子扔到河里。那两个少爷被狗娃的气势震住，一动不敢动。拐子在河里挣扎，大喊救命。狗娃像一座铁铸小金刚，挺胸叉腰，大睁虎目：“我看哪一个敢管！”

不知何时，管家也来了，他一记皮鞭抽在狗娃肩上。凶神恶煞的管家冲狗娃大打出手。不远处，滑竿上的丁阎王怒吼：“反了！反了！！打，给我狠狠地打！打死这个贼娃子！”

鸽子“咕咕”大叫起来。那两个少爷扑住了鸽子。鸽子拼命扇动翅膀，击打着。狗娃大喊：“放下，那是我的鸽子！”爬上岸的拐子一把夺过鸽子，双手猛一拧，再朝地上狠命摔去

鸽子死了。狗娃向拐子扑去。几个家伙一起按住狗娃，拳打脚踢。得讯赶来的娘被马娃扶着，站到狗娃面前。拐子和那两个少爷一口咬定是狗娃先寻衅，并动手打人。丁阎王看住狗娃娘：“你养的野种 给我管教他！！”

娘哀怨地走到狗娃面前。抬手狠狠打了狗娃一记耳光。狗娃委屈地哭着，叫了一声：“娘——！！”向山里疯狂地跑去。

丁阎王得意地冷笑一声：“今年加五成租，看你们还吃饱了打人不？”

娘大惊：“东家——！你还让我们活吗？”

丁阎王大叫：“少废话。加五成 不交就给我滚！！”

深夜。被找回来的狗娃依在娘怀中。娘流着泪，为他擦身上的伤：“狗娃——，别恨娘，行不？”回家后一直没说话的狗娃，放声大哭。

.....

隆冬时节，驿道上灾民不断，不时有倒下的饿殍，遍野哀声。狗娃浓眉下的眼睛里，有着超过他年龄的东西了。他一声不语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一个老汉走来。身后跟着狗娃熟悉的一个人影。

狗娃站起来惊喜地叫着：“妮子？！”

妮子也惊喜道：“狗娃哥！”

老汉站下：“你们认识？”狗娃不答，疑惑地看着妮子：“你爹、你娘呢？”妮子哭了。哭得那样伤心。老汉摇头：“没啦。饿得

.....”

狗娃：“到我家喝水吧，我娘可好呢！”老汉顺着狗娃的手指望去：“噢——你，叫狗娃子！？”狗娃一愣。老汉笑说：“走，我正想看看老主顾呢！”狗娃带着老汉和妮子来到院里。

正修理木犁的爷爷惊喜起身说：“老织匠？”

老织匠乐着说：“老爷子，是我呀！”

爷爷用手扶着老织匠问道：“这几年，到哪儿去啦？还以为……”老织匠哈哈大笑：“放心，没见你一面，老天爷敢收我？！”爷爷对狗娃说：“也叫爷爷。还是你生下那年来的呢！”

老织匠问：“老爷子，还有布让我织么？”

爷爷苦笑：“拿什么让你织，我这两根肋骨？！饭都没得吃了，还顾得上穿？！”

两个老汉苦笑不已。

狗娃看了看妮子问道：你就跟这爷爷一起来？

妮子小声说：“爷爷救了我。他也没一个亲人了……”

院外远处，忽然传来一阵离奇而凶恶的怪声，声响既大，且拖得极长。家里人都惊慌地跑进院内，匆忙关院门。大娘气喘嘘嘘，拦住要往外看的狗娃：“快藏起来，过大兵啦！”

驿道上，群群灾民蹒跚地拖着麻木的脚步。大队清兵从远处怪叫着疾驰而来，个个横眉立目，杀气腾腾。为首的骑马官员，驱马向路边的灾民腾踏过去，如践草芥。一个老婆婆和两个孩子被踩倒，老婆婆立时毙命。两个孩子一个受伤一个呆傻。可怜巴巴地向旁乞求着。

灾民们站了下来，看着那官员。官员挥动皮鞭，冲着人群恶狠狠乱抽，嘴里不住地叫骂道：“天生的贱种，反了你们！往死里给我打！”清兵则举枪抡刀，把几个稍有反抗的灾民砍倒在地。哭喊声、呻吟声、咒骂声，震动山野。

狗娃家院内，人心惶惶。老织匠呼地起身说：“我得出去！”

爷爷急忙上前拦住他说：“就在这儿躲躲吧。再往哪去？”

老织匠神色刚毅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我有事，要去办！”众人都拦阻却又拦挡不住。老织匠临出门，转身，看着要跟他出去的狗娃、妮子的眼睛说：“不管怎么难，你们，都要好好地活下去！”

说罢老织匠推开院门，朝怪声响起处，径直走去。刚才的那个怪声又响了起来。恐怖阴森，充满了整个世界。

天地动荡。群山险恶。乱云峥嵘。

狗娃与妮子紧紧地拉着手，望着老人在逆光中走去的神一样的背影。两张孩子的脸上，渐渐生出一种庄严……

第二章 反抗情愫

深夜,在狗娃家院内。众人心神不定地站在院子里,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山风呼啸。夜鸦惊飞。阵阵哀声,令人揪心地传过来。

妮子呆呆地望着院外峰峦间的簇簇鬼火,紧紧抓住狗娃的手。

狗娃似乎在自言自语 织匠爷爷怎么还不回来 爷爷愣愣地只是抽着旱烟。大伯对愣在一边的爷爷低声道 “可千万别出啥子事哟!”

娘拢住妮子的肩头说:“人不会出啥子事,老天有眼的!”

院门被撞开,一个人影跌跌撞撞晃了进来。

父亲浑身血迹,气喘嘘嘘。娘忙上前扶住问:“外面怎么回事 你怎么啦?”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:“官兵杀人了!”

爷爷神色紧张地问:“老织匠呢?”

父亲顿足,咬牙切齿地说:“被狗日的开枪打倒,后来就没得见 满地的血,草都红了!”

站在一旁的妮子大喊:“爷爷——!”

她哭喊着向院外扑去。娘与大娘抱住妮子。妮子扑在她们的怀里放声大哭。

深夜山中,狗娃跟着大伯、父亲,点着火把,寻找着老织匠的

踪迹。一夜没睡的人们,呆呆地守在屋内,焦急万分地等待着。这时,院门响了,狗娃与大伯、父亲筋疲力尽地走进来。

爷爷奶奶异口同声问:“找到了么?”

大伯摇摇头。父亲恨恨地挥拳砸向门框。发出阵阵响声。

狗娃哭向娘怀里:“娘——!”

娘厉声说:“不许哭!”紧紧地抱妮子也搂到怀里,泪水却在脸上默默地流了下来。

转眼间到了腊月三十,萧瑟的山村响走了稀稀落落的鞭炮声更增加了灾年的荒凉。丁家大院门前,红灯高挂,鞭炮齐鸣,硝烟弥漫。院外边丁拐子摇头晃脑地指挥家丁,为他点放爆竹。又捂耳缩头,一副孺头模样。不时有佃户愁眉苦脸地挑着粮菜鸡鸭,送进门去。丁拐子冲一个老汉耀武扬威:“告诉你老东西不把你娃的那鹦鹉给我,就别想活过今年!!”

狗娃家,娘在灶间烧着年夜饭。从掀开的锅盖下,露出黑灰色的薯面加野菜的干粮。妮子和狗娃蹲在灶口烧火。

娘说:“妮子,大过年的,就吃这饭,委屈妮子了……”

妮子说:“婶,快别说 能在家过年,比什么都好。要是爹、娘也在,该多好……”妮子眼睛潮了。娘赶忙劝慰。院内猛地有人大声叫:“朱老大,我给你们拜早年来啦!”娘闻声一惊 等定睛一看,原来丁阎王的管家站在堂屋门前,左手捧着账本,阴声怪笑。大伯、爷爷急忙迎出来,往屋里让。

管家怪声怪气地说:“赶紧把欠债跟租子交齐,我还要忙别的!”大伯陪笑:“管家,能不能跟东家说说好话,缓一缓 家里实在……”

管家立目横眉:“少废话 东家有话——不交,就走人!”

爷爷乞求道:“大管家,就求求你。田里本来就没收成,又要

加五成的租，逼死人的哪！”

管家说：“你死不死人，关我什么事？！交不出，就滚！”

娘走上前，刚要说什么，忽然晕倒在院里。妮子、狗娃忙搀扶。

管家盯住妮子的脸：“哟，好俊的妮子，鸡窝里出凤凰嘛！”管家上前，用手掐摸妮子的脸蛋。睁开眼的娘挡开管家的手。

大伯急忙说：“就宽几天，我也好去借一借。”

管家毫不客气地叫道：“就限在今天！”

爷爷也哀求着：“可家里实在拿不出呵！年夜饭都没得吃哟！”

管家哪里还顾得上这些，他的眼睛又盯向妮子，嘿嘿阴笑。妮子恐惧地依向娘怀中。

管家走向前，对爷爷说：“我不也是人，灾荒年景，都难，我也明白，你们是再榨不出半滴油来啦。我就作一回好人，替你们出个主意。”

爷爷连连陪笑称谢。大伯疑惑地看着管家。管家走到妮子面前，淫邪地打量好一会儿。

娘早就看出管家没安好心，发问道：“你要咋样？”

管家笑道：“反正你家也养不出个象样的女子，白糟蹋了这好胚子！就让妮子跟我走。租子嘛，由我再跟东家去说！”

大伯：“你是说——？”

管家：“一举两得的好事嘛，能让东家减几成租，还能给这妮子找个好去处！”

狗娃大喊：“不让妮子走！”

一直在旁边阴沉着的爹，一把揪住管家的衣领：我日你娘！你给老子滚！！

管家：“老二，你要咋样？”